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四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

孫鑿 吳時 李昭玘 吳師禮

王漢之

弟渙之

黃廉 朱服

張舜民 盛陶 章衡 顏復

孫升 韓川 龔鼎臣 鄭穆

席旦 喬執中

孫馨字叔靜錢塘人父直言徙揚之江都馨年十五游太學蘇洵滕甫稱之用父任調武平尉捕獲名盜數十謝賞不受再調越州司法參軍守趙林薦其材知偃師縣蒲中優人詭僧服隱民間以不語惑衆相傳有異法奔湊其門馨收按姦狀立伏辜韓鎮鎮長安辟入府鎮去後來者仍挽之使留居五年簽書西川判官或薦於朝召對擢提舉廣東常平徽宗初徙兩浙由福建轉運

判官召為屯田員外鑿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既見京逆謂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鑿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鑿何為者京默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為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鑿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謀曰日增一日歲增一歲天下之財豈能給哉共疏論之當國者不樂孝廣幾由是罷徙

龔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
曹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大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為
草祭之謠指切蔡京龔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它謗提
舉鴻慶宮起知單州遂致仕靖康二年卒年八十六贈
銀青光祿大夫諡曰通靖龔篤於行義在廣東時蘇軾
謫居惠州極意與周旋二子娶晁補之黃庭堅女黨事
起家人危懼龔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初舉進士得學究出身再試中甲

科知華州鄭縣轉運使檄州餉米五萬輸長安鄭獨當
三萬時貽書使者曰會三萬斛之費以車則千五百乘
以卒則五萬夫縣民可役者纔二百五十八戶耳古者
用師則贏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能移兵於
華則前費可免華雍相去百六十里一旦欲用朝發而
夕至矣使者從其言陸師閔幹秦蜀茶馬辟為屬章棨
欲以御史薦力辭之徽宗求言遠臣上章封識多不能
如式有司悉卻之時建言乃得達為睦親宅教授提舉

永興軍路學事華州諸生有觸忌諱者教授欲上之曰
是間言語皆臣子所不忍聞時即火其書曰臣子不忍
聞而令君父聞乎召為工部員外郎改禮部兼辟雍司
業大觀興算學議以黃帝為先師時言今祠祀聖祖祝
板書臣名亦釋奠孔子但例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當
以何禮事之乃止遷太僕少卿張商英罷相言者指時
為黨出知耀州又降通判鼎州未赴提舉河東常平歲
饑發公粟以振民童貫經略北方每訪以邊事輒不答

還為大晟興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訴謫監衡
州酒猶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又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
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蔡攸聞之以告王黼黼怒斥
為腐儒時求去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俄提舉上清太
平宮西歸遇其里人趙雍為言取燕必召禍吾老得不
遭其變幸矣累歲而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為文未嘗屬
橐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厨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為蘇軾所知

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每從容講學及古
人行已處世之要相得驩甚用李清臣薦為祕書省正
字校書郎加祕閣校理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昭玘
斥官地畫兆竈具棺衾作文風曉之俗為一變入為祕
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
黨奪官徽宗立召為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韓忠彥
欲用為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為陳次
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傾搖先烈每改

元豐敕條倡從寬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
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
命曰燕游十友為之序以為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
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
侯蒙蒙執政思顧舊恩使人致已意昭玘唯求祕閣法
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為盜昭玘察
知無它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遇昭玘京師拜于前曰
感公生存之恩願以名馬為獻笑却之晚知歙州辭不

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紹興初追復直徽猷閣

吳師禮字安仲杭州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調涇縣主簿知天長縣召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預餞鄒浩免徽宗初為開封府推官蔡王似宮吏有不順語下之府師禮主治獄成不使一詞及王吏雖有死者亦不被以指斥罪擢右司諫改右司員外郎師禮工翰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

對聞者獎其得體以直祕閣知宿州卒師禮游太學時
兄師仁為正守春秋學它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
生師禮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衆質之師禮
引据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後相遇於
泌陽公望謂曰子異日得志當如何曰但為人作豐年
耳遂定交師仁字坦求篤學厲志不事科舉喪親廬墓
下日倩旁寺僧造飯一鉢以充饑不復置庖爨及蓄僮
僕郡守陳襄鄧潤甫蒲宗孟皆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

召為太學正遷博士十年無他除後為潁川吳王宮教授卒

王漢之字彥昭衢州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聞至秘閣校理漢之進士甲科調秀州司戶參軍知金華澠池二縣為鴻臚丞知直州時詔諸道經畫財用上諸朝漢之言所在無都籍是以不能周知而校其登耗以待用願令郡縣先置籍總之諸道則天下如指諸掌矣從之入為開封府推官歷工吏禮三部員外郎太常少卿蔡

京置講議司漢之其客也引為參詳官擢禮部侍郎轉
戶部以顯謨閣待制知瀛州言自何承矩規塘泮之地
屯田東達于海其後又修保塞五州為隄道備種所宜
木至三百萬本此中國萬世之利也今寢失其道願講
行之雄州歸信容城災兩輸戶請蠲稅吏不聽漢之言
雄州規小利失大體萬一契丹蠲之為朝廷羞徙江寧
河南府不至而為蘇潭洪三州召拜兵部侍郎復以顯
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又不至連徙五州入為工部侍郎

奉使契丹還言其主不恤民政而培克荒淫亡可跂而待也徽宗悅以知定州久之徙江寧方臘之亂錄奏報禦捕功加龍圖閣直學士又進延康殿學士卒年七十七弟渙之

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有司疑年未及銓格特補武勝軍節度推官方新置學官以為杭州教授知潁上縣元祐中為太學博士校對黃本祕書通判衛州入編修兩朝魯衛信錄徽宗立以日食求言渙之用大臣交薦

召對因言求言非難聽之難聽之非難察而用之難今
國家每下求言之詔而下之報上乃或不然以指陳闕
失為訕上以阿諛佞諂為尊君以論議趨時為國是以
可否相濟為邪說志士仁人知言之無益也不復有言
而小人肆為詭譎可駭之論苟容偷合願陛下虛心公
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事無今昔唯當為貴人無同異
唯正是用則人心說治道成天意得矣帝欣然延納欲
任以諫官御史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以居是官乃拜

吏部員外郎遷左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擢中書舍人趨
省之日詞頭三十三下筆即就崇寧初進給事中吏部
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渙之當元祐之末
與陳瓘龔夬張庭堅游既棄於紹聖而今復之有害初
政解職知舒州入黨籍尋知福州未至復徙廣州蕃客
殺奴市舶使据舊比止送其長杖笞渙之不可論如法
召詣闕言者復拾故語以阻之罷為洪州改滁州歷潭
杭楊三州張商英相為給事中吏部侍郎商英去亦出

守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宮又四年卒年四十五渙之性淡泊恬於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墮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黃廉字夷仲洪州分寧人第進士歷州縣熙寧初或薦之王安石安石與之言問免役事廉据舊法以對甚悉安石曰是必能辦新法白神宗召訪時務對曰陛下意在便民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朝廷立法之意則一

而四方推奉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河南齊晉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命廉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權利州路轉運判官復丞司農為監察御史裏行建言成天下之務莫急於人才願令兩制近臣及轉運使各得舉士詔各薦一人繼言寒遠下僚既得名聞於上願令中書審其能而表用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矣又言比年水旱民蒙支貸倚閣之恩今幸歲豐有司悉

當舉催久饑初稔累給併償是使民遇豐年而思歉歲也請令諸道以漸督取之論俞克結王中正致宰屬并言中正任使太重帝曰人才蓋無類顧駕御之何如耳對曰雖然臣慮漸不可長也河決曹村壞田三十萬頃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受詔安撫京東發廩振饑遠不能至者分遣吏移給擇高地作舍以居民流民過所毋征筭轉行者賦糧質私牛而與之錢養男女棄於道者丁壯則役其力凡所活二十五萬相州獄起鄧伯溫上官

均論其寃得譴去詔廉詰之竟不能正未幾獄成始悔之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獄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啟豺狼心其後契丹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父老以為恨王中正發西兵用一而調二轉運使又附益之廉曰民朘剥至骨斟酌不乏興足矣忍自竭根本耶即奏云師必無功盍有以善其後既大軍潰歸中正嫁罪於轉餉廉詣上黨對理坐貶秩元祐元年召為戶部郎中陸師閔茶法為川陝害遣廉使

蜀按察至則奏罷其太甚者且言前所為誠病民若悉以予之則邊計不集蜀貨不通園畝將受其敝請權熙秦茶勿罷而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貨定俵馬歲額為萬八千匹朝廷可其議使以直祕閣提舉明年進為左司郎中遷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確為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熙寧進士甲科以淮南節度

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參知政事章惇遣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惇補郡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者皆取旨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諫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州寧廬壽五州廬人饑守便宜振護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拯之賴以安者甚衆當元祐時未嘗一日在朝廷不

能無少望值紹聖初政因表賀乃力詆變亂法度之故
召為中書舍人使遼未反而母死詔以其家貧賜帛二
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
獨處它室謫知萊州徽宗即位加集賢殿修撰再為廬
州越兩月徙廣州哲宗既祥服賦詩有孤臣正泣龍髯
草之語為部使者所上黜知袁州又坐與蘇軾游貶海
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興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中進士第為襄崇令王安石倡

新法舜民上書言便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富國所以感國以堂堂之天下而與小民爭利可耻也時人壯之元豐中朝廷討西夏陳留縣五路出兵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密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武詩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及官軍斫受降城柳為薪之句坐謫監邕州鹽米倉又追赴鄜延詔獄改監郴州酒稅會赦北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以館閣校勘為監察御史上疏論西夏彊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

罪因及文彥博左遷監登聞鼓院臺諫交章乞還職不聽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固辭改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使遼加直祕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中罷職付東銓以為坊州鳳翔皆不赴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才七日所上事已六十章陳陝西之弊曰以庸將而御老師役饑民而爭曠土極論河朔之困言多剴峭徙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祐黨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

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為文自號浮休居士其使遼也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為監察御史神宗問河北事對曰朝廷以便民省役議廢郡縣誠便然沿邊地相屬如北平至海不過五百里其間列城十五祖宗之意固有所在願仍舊貫慶州李復圭輕敵敗國程

昉開河無功籍水政以擾州縣皆疏其過二人實王安石所主陶不少屈出簽書隨州判官久之入為太常博士考功員外郎工部右司郎中至侍御史陳官冗之弊謂恩澤舉人宜取嘉祐治平之制選人改官宜準熙寧元豐之法諫官劉安世等攻蔡確為謗詩陶曰確以弟碩有罪但坐罷職不應懷恨注釋詩語近於捃摭不可以長告訐之風安世疏言陶居風憲地目覩無禮於君親之人而附會觀望紀綱何賴出知汝州徙晉州召為

太常少卿議合祭天地請從先帝北郊之旨既而合祭
陶即奉行亦不復辯執也進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以
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瀛州元符中例奪職卒
年六十七

論曰王氏章蔡之當國也士大夫知拂之必斥附之必
進也而孫鑿正言蔡京不肯為之助吳時却童貫忤王
黼乃幸於罷歸昭玘辭侯蒙之延致朱服發章惇之薦
引舜民詆新法而盛陶不屈於安石其大節皆可取獨

漢之為京客黃廉附蔡確獄有媿鑿等多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故君子貴乎知幾

章衡字子平浦城人嘉祐二年進士第一通判湖州直集賢院改鹽鐵判官同修起居注物有掛空籍者奏請蠲之又言三司經費取領而無多寡率不預知急則斂於民倉卒趣迫故苦其難供願敕三部判官簿正其數即有所賦先期下之使公私皆濟三司使忌其能出知汝州潁州熙寧初還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修禮

書以國恤一章為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遇事則拮
摭墜殘茫無所据今宜為厚陵集禮以貽萬世從之出
知鄭州奏罷原武監弛牧地四千二百頃以予民復判
太常知審官西院使遼燕射連發破的遼以為文武兼
備待之異于他使歸復命言遼境無備因此時可復山
後八州不聽衡患學者不知古今纂歷代帝系名曰編
年通載神宗覽而善之謂可冠冕諸史且念其嘗先多
士進用獨後面賜三品服判吏部流內銓嘗有員闕既

擬注而三班院輒用之反訟吏部宰相主其說衡連奏
疏與之辨或曰宰相之勢恐不可深校衡不為止至訴
於御前神宗命內侍偕至中書宰相見之怒衡曰衡為
朝廷法耳以狀上請而視之相悟曰若爾吏部是矣乃
罪三班未幾知通進銀臺司直舍人院拜寶文閣待制
知澶州神宗曰卿為仁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
始除人今以之處卿衡拜謝至都會官立法禁民販鹽
衡言民恃鹽以生生之所在雖犯法不顧空令犴獄日

繁請如故便徙知成德軍坐事免元祐中歷秀襄河陽
曹蘇州加集賢院學士復以待制知楊廬宣潁州卒年
七十五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世孫也父太初以名儒
為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
京東以復言凡試於中書者二十有二人考官歐陽修
奏復第一賜進士為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為國子
直講王安石更學法取士率以已意使常秩等校諸直

講所出題及所考卷定其優劣復等五人皆罷元祐初
召為太常博士建言士民禮制不立下無矜式請令禮
官會萃古今典範為五禮書又請攷正祀典凡十議緯
曲學污條陋制道流醺謝術家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
大小羣祀盡合聖人之經為後世法遷禮部員外郎孔
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復因上五議欲專其祠饗優其田
祿蠲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無崇政
殿說書進起居舍人兼侍講轉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

補諸縣教官凡學者攷其志業不由教官薦不得與貢
舉升太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言太學諸生有
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未踰
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
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賻詔賜錢五十萬子岐建炎中
為門下侍郎

孫升字君孚高郵人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哲宗立為
監察御史朝廷更法度逐姦邪升多所建明嘗上疏曰

自二聖臨御登用正人天下所謂忠信端良之士豪傑
俊偉之材俱收並用近世得賢之盛未有如今日者君
子日進而小人日退正道日長而邪慝日消在廷濟濟
有成周之風此首開言路之效也願於耳目之臣論議
之際置黨附之疑杜小人之隙疑間一開則言者不安
其職矣言者不安其職則循默之風熾而壅蔽之患生
非朝廷之福也遷殿中侍御史梁燾責張問升從而擊
之執政指為附和出知濟州踰年提點京西刑獄召為

金部員外郎尋拜殿中侍御史進侍御史時翰林承旨
鄧溫伯為臺臣所攻升與賈易論之尤力謂草蔡確制
稱其定策功比漢周勃欺天負國豈宜親承密命不報
由起居郎擢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以天章閣待制知應
天府董敦逸黃廷基摠升過改集賢院學士紹聖初翟
思張商英又劾之削職知房州歸州貶水部員外郎分
司又貶果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卒年六十二升在元
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為一代文宗及進居大

位出其私智以盖天下之聰明遂為大害今蘇軾文章
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已
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為戒世譏其失言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用
劉摯薦為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以為雖曰平均物
直而其實不免貨交以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况所
獲不如所亡果何事也願量留官吏與之期使趣罷此
法從之遷殿中侍御史疏言朝廷於人才常欲推至公

以博采及其弊也則幾於利權勢而抑孤寒常欲收勤績以赴用要其終也則莫不收虛名而廢實效近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則選諸所表他雖考謀上等皆莫得預推原旨意固欲得人然所謂大中大夫以上率在京師諸馳騫請求者得之為易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謹身修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乞停封冊朝廷以為開邊隙罷其御史梁燾張舜

民爭之川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
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加集賢校理知潁州進為侍
御史樞密都承旨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龍圖
閣待制復守潁徙虢州與孫升同受責由坊州郢州貶
屯田員外郎分司岷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徽宗立得
故官知青襄二州卒

龔鼎臣字輔之鄆之須城人父誘喪武陵令鼎臣幼孤
自立景祐元年第進士為平陰主簿疏泄瀦水得良田

數百千頃調孟州司法參軍以薦為泰寧軍節度掌書
記徂徠石介死讒者謂介北走遼詔兗州劾狀郡守杜
衍會問掾屬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證其
死衍探懷出奏藁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
是未可量也舉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大臣薦
試館職坐與石介善不召徙知濛陽縣轉祕書丞丁母
憂服除知安丘縣以賢良方正召試祕閣轉太常博士
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無學者鼎臣請於朝建廟

學選邑子為生日講說立課肄法人大勸始有登科者
郡人繪像事之召入編校史館書籍轉都官擢起居舍
人同知諫院歲冬旱將錫春宴鼎臣曰旱菑太甚非君
臣同樂之時請罷宴以荅天戒日當食陰雲不見鼎臣
曰陽精既虧四方必見為異益大願精思力行進賢遠
佞以應皇極又論內侍都知鄧保信罪狀不應出入禁
中蘇安靜年未五十不應超押班妃嬪贈三代僭后禮
董淑妃賜諡非是凡大禮赦請準太平興國詔書前期

下禁約後有犯不原以杜指赦為姦者宜著為令開封
三司於法外斷獄朝廷多曲徇其請願先付中書審畫
仁宗悉從之尋無管勾國子監判登聞檢院詳定寬恤
民力奏議淮南災以鼎臣體量安撫蠲逋振貸全活甚
衆為遼正旦使鼎臣奏景德中遼犯淄青臣祖母兄弟
皆見畧義不忍往許之仍詔後子孫並免行焉俄拜戶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吏禮二部郎
中論宗室宜歲試補外官請汰濫官冗兵蕃財用禁奢

靡連劾薛向姦暴鬻鹽市馬皆罔上英宗登位屢乞延
訪臣下親決國事上疏勸皇太后早還政及卷簾而御
璽未復又極論謂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不宜增侈
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言路累歲濶略細故至大事無
所顧忌然其言優游和平不為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
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行改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徙
江寧召還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內
銓太常寺選人得官待班謝辭率皆留滯鼎臣奏易為

門謝辭甚便之明堂議侑帝或云以真宗或云以仁宗
鼎臣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未聞以祖也乃奉英宗配王
安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求
補外知兗州是時諸道方田使者希功賞槩取稅虛額
及嘗所蠲者加舊籍以病民鼎臣獨按籍差次為十等
一無所增究人德之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宮復判太
常寺留守南京陞辭神宗顧語移晷喜曰人言卿老不
任事精明乃爾行且用卿矣時河決曹村流殍滿野鼎

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計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元祐元年卒

鄭穆字閔中福州侯官人性醇謹好學讀書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為壽安主簿召為國子監直講除編校集賢院書籍歲滿為館閣校勘積官太常博士乞納一秩先南郊追封考妣從之改集賢校

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為岐王侍講嘉王出
閣改諸王侍講府僚闕員御史陳襄請擇人神宗曰如
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
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可為勸戒者必
反覆擿誦岐嘉二王咸敬禮焉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
朝散大夫先是鑑湖旱乾民因田其中延袤百里官籍
而稅之既而連年水溢民逋官租積萬緡穆奏免之未
滿告老管勾杭州洞霄宮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每講

益無間寒暑雖童子必朝服延接以禮送迎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訓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三年揚王荆王請為侍講罷祭酒除直集賢院復入王府荆王薨為易王翊善太學生乞為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善四年拜給事中兼祭酒五年除寶文閣待制仍祭酒六年請老提舉洞霄宮敕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

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願
毋輕聽其去不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業又詣
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為詩贈其行空學
出祖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歎未嘗見明年卒年七
十五子璆軍事推官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嘗登沉黎嶺得句警拔
觀者驚異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求邊功旦
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知所以守

之神宗嘉納令廷試賜第歷齊州司法參軍鄭州河陽教授敕令所刪定官徽宗召對擢右正言遷右司諫御史中丞錢適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冊劉氏為太后旦面質為不可適劾旦陰佐元祐之政左轉吏部員外郎改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中新建殿中省命為監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講內侍郝隨驕橫旦劾罷之都人誦其直帝以其章有媚惑先帝之語嫌為指斥旋改吏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宣州召為戶部侍郎還吏

部郝隨復入侍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自趙諗以狂謀誅後蜀數有妖言議者遂言蜀土習亂或導旦治以峻猛旦政和平徙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背叛皆非其土俗願勿為慮遂言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權以楮券而有司冀贏羨為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曰朕為卿損數百萬虛券而別給緡錢與本業可乎對曰陛下幸加惠遠民不愛重費以救敝法此古聖王用心也自是錢引稍仍故坐進對淹留黜知滁

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朝廷開西南夷黎州
守詣幕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詔
為蜀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誘保霸二州
內附旦上章劾才叔為姦利斂困諸蕃之狀宰相不悅
代以龐恭孫而徙旦永興恭孫俄罪去加旦述古殿直
學士復知成都時郅永壽陽延俊納土樞密院用以誅
旦旦曰吾以為朝廷悔開疆之禍今猶自若耶力辭之
卒於長安年六十二贈大中大夫旦立朝無所附徇第

為中丞時蔡王似方以疑就第旦糾其私出府請推治
官吏議者哂之子益字大光紹興初參知政事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
告王安石為羣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弟與之游擢進
士調須城主簿時河役大興部役者不得人一夕譟而
潰因致大獄執中往代終帖然富民賂吏將剏橋所居
以罔市利執中疏其害使者入吏言使成之執中曰官
可去橋不可剏也卒不能奪王安石為政引執中編修

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峒路險絕期迫執中但走一校諭其酋即相率歸命錄功當遷秩辭以及父母就徙轉運判官召為司農丞提點開封縣鎮諸縣牧地民耕歲久議者將取之當夷丘墓伐桑柘萬家相聚而泣執中請於朝神宗詔復予民改提點京西北路刑獄時河決廣武埽危甚相聚莫敢登執中不顧立其上衆隨之如蟻附不日埽成元祐初為吏部郎中請選人由縣令錄事參軍致

仕者升朝籍得封其親兼徐王府侍講翊善遷起居舍人起居郎權給事中有司以天下讞獄失出入者同坐執中駁之曰先王重入而輕出恤刑之至也今一旦均之恐自是法吏不復肯與生比非好生洽民之意也進中書舍人邢恕遇赦甄復執中言恕深結蔡確鼓唱扇搖今復其官懼疑中外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均撫執中為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寬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昇

以騎都尉詰旦為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顏復鄭穆
醇然儒者官居師表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渝厥守豈
易得哉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為國啟釁孫升以蘇軾比
王安石為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旦以蔡王
見疑因而擠之然瑕不掩瑜它善蓋亦有可稱者古稱
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宋史卷三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

傅楫

沈畸

蕭服附

徐勣

張汝明

黃葆光

石公弼

張克公附

毛注

洪彥升

鍾傳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邁

傅楫字元通興化軍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學
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參軍攝天長令發擿隱伏姦猾屏
跡轉福清丞知龍泉縣孫覺爲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
欲用君盍少留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
令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
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
銓曹楫丞福清時受知郡守曾鞏鞏弟布方執政由是
薦爲太常博士徽宗以端王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爲說

書升楫記室參軍進侍講翊善中人泣事于府者多與
宮僚狎楫獨漠然不可親一府嚴憚之五年不遷鄒浩
得罪貶楫以贖行免官徽宗即位召爲司封員外郎歷
監察御史國子監司業起居郎拜中書舍人時曾布當
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爲之用楫畧無所傾下凡命
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却不爲奪布大
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
自然爲言他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唯

傅楫嘗道此楫在朝歲餘見事寢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年六十一帝念其藩邸舊臣賜絹三百匹

沈畸字德侔湖州德清人第進士歷官州縣崇寧中爲尚書議禮編修官召對擢監察御史畸至臺欲有所論建而六察無言事法乃詣匭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

錫錢最爲劉當略曰小錢之便於民久矣古者軍興用之或以一當百至於當十此權時之術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當十之議固足紓目前然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爲雖日加斷斬勢不可止恐未能期歲東南小錢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來錫爲貴一切改鑄則由前日鐵錢耳今東南方鑄又將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門有小內侍從數

騎絕道突過騶卒追問不爲止臺榭諸司捕之不獲畸
曰風憲之地可但已乎入言之徽宗下內省跡治竟抵
罪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章縱兄弟遣開封尹令孝壽
御史張茂直鞠之株逮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罪死者
甚衆京猶以爲緩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
代京將啖以顯仕白爲左正言及擢侍御史畸至蘇即
日決釋無佐証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
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

畸三秩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既而獄事竟復羈管明
州使者持勅至家將發棺驗實畸子濬泣訴乃止建炎
初贈龍圖閣直學士濬官至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
訪古跡得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亭又刻唐
縣令鞠信陵文于石俾民知所嚮已而邑人朱氏女刲
股愈母疾人頌傳之以爲治化所致知高安縣尉獲凶
盜獄具矣服審其辭疑之且視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

而殺人者得囚蓋平民也徙知康州未行改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平名爲將作少監以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以謂唐虞盛世猶畏巧言而聖讒說纒纒數百言徽宗謂有爭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詔輔臣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朕愛其鯁諤顧臺諫中何可闕此人俄偕沈疇使鞠獄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當國引爲吏部員外郎送遼使得疾於道遂致仕既愈還舊職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

年五十六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舉進士調吳江尉選桂州教授王師討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餉路瘴險民當役者多避匿捕得千餘人使者使勣杖之勣曰是固有罪然皆肌羸病乏不足勝杖姑涅臂以戒亦可已使者怒欲并劾勣勣力爭不變使者不能奪郭遠宿留不進勣謂副使趙嵩曰師出淹時而主帥無討賊意何由成功因具蠻人情狀疏於朝謂斷者人主之利器今諸將首鼠

不進惟斷自上意而已既而達高果皆以無功貶舒亶
聞其名將以御史薦勸惡亶爲人辭不答求知建平縣
入爲諸王宮教授通判通州瀕海有捍隄廢不治歲苦
漂溺勸躬督防卒護築之隄成民賴其利復教授廣陵
申王院改諸王府記室參軍哲宗見其文諭獎之欲俟
滿歲以爲左右史未及用徽宗立擢寶文閣待制兼侍
講遷中書舍人脩神宗史時紹聖黨與尚在朝人懷異
意以阻新政帝謂勸曰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諛惟

卿鯁直朕所倚賴因論擇相之難云已召范純仁韓忠
彥勣頓首賀曰得人矣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勣不
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爲喻遷給事中翰
林學士上疏陳六事曰時要曰任賢曰求諫曰選用曰
破朋黨曰明功罪國史久不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
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
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
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

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勳
草詔戒史官俾盡心去取毋使失實帝之初政銳欲損
革新法之害民曾布始以爲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說帝
不能決以問勳勳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
政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
論棄湟州請自今勿妄興邊事無邊事則朝廷之福有
邊事則臣下之利自古失於輕舉以貽後悔皆此類也
勳與何執中偕事帝於王邸蔡京以宮僚之舊每曲意

事二人勸不少降節謁歸視親病或言翰林學士未有出外者帝曰勸謁告歸爾非去朝廷也奈何輕欲奪之俄而遭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擿勸行章惇詞以爲詆先烈服闋以主管靈仙觀入黨籍中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爲元祐姦朋必不能推行學政罷歸大觀三年知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爲民病帝曰以用度不足故也對曰生財有道理財有義用財有法今國用不足在陛下明詔有司推講而力行之耳帝曰不見卿久今

日乃聞嘉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蔡京自錢塘
召還過宋見勣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
既相矣勣笑曰人各有志吾豈以利祿易之哉京慙不
能對勣亦終不復用以疾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
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勣挺挺持正尤爲帝所
禮重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張汝明字舜文世爲廬陵人徙居真州兄侍御史汝賢
元豐中以論尚書左丞王安禮與之俱罷未幾卒汝明

少嗜學刻意屬文下筆輒千百言入太學有聲一時國
子司業黃隱將以子妻之汝明約無飾華侈協力承親
歡然後受室登進士第歷衛真江陰宜黃華陰四縣主
簿杭州司理參軍亳州鹿邑丞母病疽更數醫不効汝
明刺血調藥傅之而愈江陰尉貧且病市物不時予直
部使者欲繩以法汝明爲鬻橐中裝代償之華陰修獄
廟費鉅財窘令以屬汝明汝明嚴與爲期民德其不擾
相與出力佐役如期而成他廟非典祀妖巫憑以惑衆

者則毀而懲其人滯州縣二十年未嘗出一語干進故
無薦者大觀中或言其名召寘學制局預考貢士去取
皆有題品值不悅者誣以背王氏學詔究其事得所謂
去取錄徽宗覽之曰考校盡心寧復有此特改宣教郎
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
招權以蔡京爲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憚之徙司門員外
郎猶虞其復用力排之出通判寧化軍地界遼文移數
往來汝明名觸其諱遼以檄暴於朝安撫使問故衆欲

委罪於吏汝明曰詭辭欺君吾不爲也坐責監壽州麻步場遇赦簽書漢陽判官田法行受牒按境內時主者多不親行汝明使四隅日具官吏所至而躬臨以閱實雖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賄謝而稅均於一路最晚知岳州屬邑得古編鐘求上獻汝明曰天子命我以千里懼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職以幸賞乎卒於官年五十四汝明事親孝執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日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踣夢父授以服天南星

法用之驗人以爲孝感汝明學精微研象數貫穿經史
百家所著書不蹈襲前人路有易索書張子巵言大究
經傳於世

黃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應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官
試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由徐州司理參軍爲太學
博士遷祕書省校書郎擢監察御史左司諫始涖職即
言三省吏猥多如遷補升轉奉入賞勞之類非元豐舊
制者其大弊有十願一切革去徽宗即命釐正之一時

士論翕然而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請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損之計徙葆光符寶郎省吏醵錢入寶錄宮作千道齋報上恩帝思其忠明年復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來歸上平夷書規進用擢祕書丞葆光論其五不可大槩言良嗣凶黠忿驚犯不赦之罪於鄰國逃命追死妄作平夷等書萬一露泄爲患不細中祕圖書之府豈宜以罪人爲之宜厚其祿賜寘諸畿甸之外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而其道

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而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苟矯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讀其奏於殿中自崇寧後增朝士兼局多葆光以爲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官至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豈不能省去一二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歲旱帝以爲念葆光上疏曰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治

事常若不及而不能感名和氣臣所以不能無疑也蓋
人君有屈已逮下之心而人臣無歸美報上之意者能
致陰陽之變人君有慈惠惻怛之心而人臣無將順奉
承之意者能致陰陽之變陛下恭儉敦朴以先天下而
太師蔡京侈大過制非所以明君臣之分陛下以紹述
爲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彊悍自專不肯上承德
意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
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

者如此疏入不報且欲再上章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
蔣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貶知昭州立山縣又
使言官論其附會交結泄漏密語詔以章揭示朝堂安
置昭州京致仕召爲職方員外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
殘亂之後盡心牧養民列上其狀加直祕閣再任卒年
五十八州人祠之蔣光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爲橫議所
移時頗推重本出鄭居中門故極論蔡京無所顧然其
他不能不迎時好方作神霄萬壽宮溫州郭敦實泗州

葉點皆坐是得罪葆光遂疏建昌軍陳并秀州蔡密岳
州傳惟蕭祁門令葛長卿不卽奉行制書存留僧寺形
勝佛象及決罰道流乞第行竄黜遂悉坐停廢識者尤
之

石公弼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第調衛州司法參
軍淇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爲田主所傷圍者訟至密郡
守韓宗哲欲坐以重辟公弼謂此人無罪宗哲曰人傷
官馬奈何無罪公弼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

之豈能無傷使上林虎豹出而食人可無殺乎今但當懲圉者民不可罪宗哲委以屬吏既而使者來慮囚如公弼議獲嘉民甲與乙鬪傷指病小愈復與丙鬪病指流血死郡吏具獄兩人以他物傷人當死公弼以爲疑駁而鞠之乃甲指血流傷因而中風死非由擊傷也兩人皆得免章惇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者伺意苟容所不忍也再調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安有是使尉

核其所載錢失百萬呼舟人物色之乃公備與寓客妻
通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賂其下故詭爲此說即
收捕窮治皆服辜知廣德縣召爲宗正寺主簿入見言
朝廷比日所爲直詞罕聞頌聲交至未有爲陛下廷爭
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諍以除壅蔽徽宗善
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
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將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
君子之行願使之相告訐非所以建學本意也又言刪

定敕令官寺監丞簿等皆以執政近臣子弟爲之未有
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由右
正言改左司諫言東南軍政之敝以有兵之籍爲無兵
之收以太平之賦養無用之兵異日懼有未然之患其
後睦盜起如其言太史保章正朱汝楫入奉得罪而內
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詔旨安得勿論請
自今中旨雖不當覆看亦令有司審奏遷御史蘇杭造
作局工成公弼陳擾民之害請革技巧之靡麗者稍罷

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連故因得進用至是意
寢異京志焉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記室
故事初至宮例得金繒之數三百萬公弼辭不受大觀
二年拜御史中丞執政言國朝未有由左史爲中執法
者帝曰公弼嘗爲侍御史矣時斤賣元豐庫縑帛賤估
其直許朝士分售皆有定數從官至二千匹公弼得券
上還之宰相有已取萬匹者即日反其故水官趙霆建
開直河議謂自此無水憂已而決壞鉅鹿法當斬霆善

交結但削其官猶爲太僕少卿公弼論爲失刑寔坐貶
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
公弼以爲方田之制奠天下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
徽言掊克重歛民何以堪詔罷之遂劾蔡京罪惡章數
十上京始罷又言吏員猥冗戾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
吏部者數千員罷宮廟者千員部水知埽六十員縣非
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之戶部諸道市舶歸之轉運
司仕塗爲清京雖上相印猶提舉修實錄公弼復言京

盤旋京師無去志其餘威震於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
消後悔又因星變言之竟出京杭州及劉達主國柄公
弼復論其廢紹述良法啓用元祐邪黨學術人以是知
其非一意於正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上疏言崇寧以
來臣下專務生事開邊興利營繕徭役斃民根本因之
饑饉汴西挽運花石農桑廢業徒弊所有以事無用宜
使之休息以承天意張商英入相欲引爲執政何執中
吳居厚交阻之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羣不逞爲俠於

閭里自號亡命社公弼取其魁傑痛治社遂破散江賊
巢藏旅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公弼嚴賞罰督捕
盡除之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蔡京再輔政羅致其
罪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踰年遇赦歸卒年五十
五後三歲復其官公弼初名公輔徽宗以與楊公輔同
名改爲公弼云

張克公字介仲潁昌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爲監察御
史遷殿中侍御史蔡京再相克公與中丞石公弼論其

罪京罷克公徙起居舍人踰月進中書舍人改右諫議大夫京猶留京師會星文變克公復論之中其隱隱語在京傳京致仕張商英爲相與鄭居中不合克公由兵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疏其罪十商英罷京復召銜克公弗置徽宗知之爲徙吏部尚書京欲以銓綜稽違中克公既又擿其知貢舉事帝以爲所取得人不問也居吏部六年卒贈資政殿學士

毛注字聖可衢州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三

縣皆以治辦稱大觀中御史中丞吳執中薦爲御史詔
賜對未及而執中罷注辭焉徽宗固命之既見謂曰今
士大夫方寡廉鮮耻而卿獨知義命故特召卿即以爲
主客員外郎俄擢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
其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帝
逐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
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
尹京其門人播傳咸謂陛下恩眷不衰行且復用於是

論者相繼京遂致仕四年彗再見注又言臣累論蔡京
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
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
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
別爲防禁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
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
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易而國力大匱聲焰
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

錢塘注復采當世之急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
技巧大槩謂近年以來邊民僥倖苟得昔所入貢者今
必城爲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盡納其土疆以內地金帛
而事窮荒不可計之費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
宜在裁省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
外州今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
有司悉講復元豐舊制湯之遭旱以士失職爲辭今學
校養士蓋有常額額外之人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

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東南造作奇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徒京城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末敦本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則天意解矣注所論切於世務類此遷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爲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臣體然訖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宮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洪彥昇字仲達饒州樂平人登第調常熟尉奉母之官

既至前尉欲申期三月以規薦而中分奉入彥昇處僧舍卻奉不納如約始交印歷彬州判官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彥昇嘗辟廣西經略府或稱其材擢提舉常平御史中丞石公弼薦新提舉廣西學事幸義可御史及陞辭適與同日徽宗兩留之遂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彥昇孤立任言責閱五年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

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緣潛邸之舊德薄位尊
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義唯貨殖是圖願解其機
政以全晚節呂惠卿與張懷素厚善序其所注般若心
經云我遇公爲黃石之師且張良師黃石之策爲漢祖
定天下惠卿安得輒以爲比他如鄧洵仁蔡薊劉極李
孝稱許光凝許畿盛章李諲任熙明之流皆條摭其過
一不爲回隱右僕射張商英與給事中劉嗣明爭曲直
事下御史彥昇蔽罪商英商英去又累疏劾郭天信以

談命進用交結竄斥因請禁士大夫毋語命術毋習釋
教先是詔諸道監司具法令未備若未便於民者久而
弗上彥昇言吏狃於勢隨時俯仰不能上承德音因緣
爲姦者衆有因追科而欲害熙寧保伍之法因身丁而
故搖崇寧學校之政省事原情當有勸沮宜遣官編彙
辨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之遷給事中嘗謁告一日而
張商英復官之旨經門下言者以爲顧避封駁出知滁
州尋加右文殿修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州久之知潭

州未行卒年六十三贈大中大夫

論曰蔡京用事炎燄熾然其勢莫敢遏此數子者迺力
數其罪而連攻之似矣然葆光克公主鄭居中公弼注
朋張商英皆非端直士也若楫先見畸服不阿汝明不
欺彥昇孤立其賢乎唯勣宮邸舊學人望攸屬而不使
躋政地至京則暫罷亟起始終倚任焉善善而不能
惡惡而不能去徽宗以之此齊桓公所以咄於郭亡也
鍾傳字弱翁饒州樂平人本書生用李憲薦爲蘭州推

官坐對獄不實羈管彬州紹聖中章惇興邊事奏還其
官得入對爲哲宗言兵貴智而不貴力夏衆夥而勇難
以一舉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不朝削地之法坐待其
斃帝然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鳳三路公事夏人陷金
明渭帥毛漸出兵攻其沒烟砦傅合擊破之又與熙州
王文郁進築西安城論功加祕閣校理章綯帥渭命傅
所置將苗履統衆會涇原之靈平夏人悉力來拒傅步
騎二萬出不意造河梁以濟師遂作金城關又獻白草

原捷連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傅自始仕至此僅再歲
遂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而還惇方主其議不加
罪初傅請合三路兵從青南訥心或顛耳關築天都城
以包淺井訖囉和市工既集復言水源不壯不可興役
朝論以所奏乖異將罷傅曾布爲言但褫職俄而白草
原詐增首虜事覺責監永州稅再貶連州別駕崇寧中
復起知河中府歷鄆瀛渭三州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
南要地靈武爲根本其四十五州六爲王土其東由清

遠距羅山走靈州不及百里夏以五監軍統焉若選將
簡師先擊之以趨韋州可斷其右臂徐當拊納離畔漸
規進取訖城蕭關可斷其左臂乃條上十四事未報詔
諸道進討傳遣將折可適領銳騎出蕭關至靈州川有
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別將高永年沒於西而可適遇
雨失道爲虜所乘乃班師傳以稽違逗撓黜知汝州奪
學士未幾復爲杭州真定永興太原延安府以故職卒
贈端明殿學士傳從布衣致通顯所行事大抵欺妄故

屢起屢償云

陶節夫字子禮饒州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裔也第進士起家爲廣州錄事參軍楊元寇暴山谷間捕繫獄屢越以逸且不承爲盜既累年節夫詰以數語元即吐服將適市與諸囚訣曰陶公長者雖死可無憾知新會縣廣守章綯重其材綯帥涇原辟入府崇寧初爲講議司檢討官進虞部員外郎遷陝西轉運副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羗有功加集賢殿修撰築石堡等四城石堡以

天澗爲隍可趨者唯一路夏人害粟其間以千數既爲宋有其酋驚曰漢家取我金窟塢亟發鉄騎來爭節夫分部將士遮禦之斬獲統軍以下數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歛兵退速擢顯謨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銀州謀告夏人已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官屬不肯從節夫曰吾計之熟矣乃遣裨將耿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節夫在延安日久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故唯

京意是徇夏人欲款塞拒弗納放牧者執殺之夏人怨怒大入鎮戎軍殺鹵數萬口節夫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邊事言今既得石堡又城銀州西夏洪宥皆在吾顧盼中橫山之地十有七八興州巢穴淺露直可以計取遂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內郡徙洪州改江寧府歷青秦二州太原府羣盜李勉起遼州北平之間河東河北騷動兩路帥臣憲臣皆罪去至出臺郎督捕之節夫請悉

罷所遣兵卒以計獲勉坐上疏乞留本道兵毋移戍降
爲待制知永興軍數月卒追復龍圖閣學士

毛漸字正仲衢州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熙寧經理
五溪漸條利害以上察訪使使者諉以區畫遂建新化
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召爲司農丞
提舉京西南路常平元祐初知高郵軍遷廣東轉運判
官渠陽蠻擾邊近臣言漸習知蠻事徙荆湖北路轉運
判官時朝廷議棄地漸曰蠻徭畔服不常非稍威以兵

未易懷德今一犯邊即棄地非計也不報渠陽既棄蠻
復大入抄略覆官軍荆土爲大擾漸歷提點江西刑獄
江東兩浙轉運副使浙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振
之漸言數州被害即捐二百萬儻仍歲如之將何以繼
乃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
于海開無錫蓮蓉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里入大
江又開崑山七耳菑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
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爲患加集

賢校理入爲吏部右司郎中以祕閣校理爲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未幾復攝帥涇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遣將擣其虛遂破沒烟砦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年五十九優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會罷調韓城尉知松陽白馬二縣爲司農丞監察御史數言事以論樞密承旨張誠一試補吏挾私延州呂惠卿遣禁卒餽徐禧公使物非是改司封員外郎知汀泉福三州歷使

諸路入爲戶部吏部員外郎左司諫言陝西兵未可減
徽宗謂其論事無足行依阿苟容出知海州拜祕書少
監再爲福州加直龍圖閣知桂州蔡京開邊祖道欲乘
時徼富貴誘王江首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
慕者百三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旁通江洞之
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峒
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爲守
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爲懷遠軍且頒諸司使至殿侍軍

將告命使第補其首領置二砦爲立學又言黎人爲患
六十年道路不通今願爲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
口隘爲允州中古州地爲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
言羈縻知地州羅文誠文州羅更晏蘭州韋晏閤那州
羅更從皆內附請於黎母山心立鎮州爲下都督府賜
軍額曰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
南丹州莫公佞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爲平
州格州爲從州南丹爲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

南路擢祖道顯謨閣待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召爲兵部尚書未行與融州張莊謀使莊奏言海南一千二十峒皆已團結所未得者百七十峒今黎人款化則未得者才十之一耳於是徭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圍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言黎人代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兆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復以刑部尚書召大觀二年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

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瘡癘成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皆自以爲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興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英爲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其所創名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龐公孫張莊趙適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祖道起冗散驟取美官而朝廷受其敝云

張莊應天府人也元豐三年擢進士第歷提舉司講議

司檢討官出提舉荊湖夔州等路香鹽事改提舉荊湖
北路常平本路提點刑獄進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
轉運副使王祖道既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詔莊
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祖道召爲兵部尚書授莊
集賢殿修撰知桂州祖道既留以莊知融州已而祖道
徙福州莊復知桂州奏安化上三州一鎮地土及恩廣
監洞蒙光明落安知洞程大法都丹團黃光明等納土
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

餘里尋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源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進莊兼黔南路經略安撫使知靖州王子武者惠恭皇后族子也靖州界接平允從三州子武欲通之因請復元祐所棄渠陽軍渠陽既城廼上言湖北至廣西繇湖南則迂若弓臂自渠陽而往猶弓絃耳因以利啗諸蠻使納土立里堠莊忌之且欲蠻之多屬廣西爲己功因誘復水蠻石盛唐毀其烽表橋梁渠陽

蠻酋揚惟聰請討之子武以聞朝議謂其生事罷子武未幾安化蠻納土莊遣黃忱往築州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僞力言不可莊怒遣忱護築淡州別遣胡超儂昌等築安化城果爲蠻所拚超等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啓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爲綏撫四夷之功奏賀行賞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此朝廷既追貶祖道莊責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

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渭毫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六年坐繕治東平城不加功輒復摧圯降兩官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宣奉大夫

趙適開封人大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爲梓州路轉運司判官瀘戎諸夷納土命適相置以建立純州縣若勞加直祕閣升轉運副使俄授龍圖閣直學士爲正使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知若高公老遁公老之妻宗女也常出金玉酒器飲卜漏等漏心豔之

會瀘帥賈宗諒以歛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酋斗箇旁等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因上元張燈襲破砦虜公老妻及其器物四出剽掠適行部昌州聞之倍道趨瀘州賊分攻樂共城長寧軍武寧縣宗諒皆遣將拒卻之已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始党族首領五十人其族蠻債怒合漏等復攻樂共城適並劾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魯而聽適節制適陰有專討意兵端益大矣於是詔發陝西軍義軍上軍保甲三萬人以適爲瀘南

招討使適與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思
我州近而固適遣王育先破之村園諸落相繼而克因
其積穀食士卒既抵晏州覺思正各以兵來會漏據輪
縛大圍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夷奔潰者悉赴之
乃壘石爲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院阱仆巨枿布渠答夾
以守障俯瞰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適軍不能進間從
巡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絕賊恃之
無守備適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軍其下而身當賊衝番

軍迭攻之未旦鼓而進迨夕則止賊并力拒戰不得息
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猓適遣土丁
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猓數十頭束麻
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猓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
顛廼絕梯引下人人銜枚絜猓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
祐恭與其衆悉登擁刀斧箠箐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猓
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猓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
猓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遙望見火麾軍躡雲梯

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走至輪多囤追獲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適爲建城砦畫疆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詔置沿邊安撫司以轉運副使孫義叟爲安撫使高公老妻不辱而死詔贈節義族姬加適龍圖閣直學士熙州蘭湟經略安撫使適以疾請祠不許既入對賜上舍出身拜兵部尚書適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觀無詳定一司勅令六年

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賜其子永裔上舍出身祕書省校書郎涑水人董才得罪亡命因聚衆爲賊攻敗城邑遼人不能制中山帥府陰與才通誘使來歸才尋爲遼所破遂上書請取全燕以自効王黼童貫大喜將許之適言不可客或以沮朝廷密謀止適適曰帥臣所部封境雖異事無異也且論思獻納侍從之職適今以侍從備帥臣而真定中山邊接隙苟一開吾境得無事乎疏奏上然之又斥還才書才窮蹙轉入河東詔以問

適適復具疏極論其害洎適徙熙州黼等卒納才又慮
適過關入見有所陳趣使便道赴鎮諸蕃聞適至相賀
曰吾父來朝廷真欲無事矣爭出鉏耨牛價爲頓高時
議更陝西大鐵錢價與銅錢輕重等適上言曰銅重鐵
輕自然之理今反其理民誰信之以人奪天雖厲其禁
終不可行也居數月以疾乞致仕命提舉嵩山崇福宮
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適赴闕尋卒永裔
歷知眉州言者論適欺罔朝廷以軍功永裔遂放罷

論曰夏人時蹈窾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撓之用
兵塗邊人肝腦于地以倖己之功不亦慎乎諸蠻溪洞
茅瘴非人域鳩虍與居況無敢闖吾圉京廼使祖道張
莊之徒鑿空爲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姦慝
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
燕朔之謀作矣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
云自中徽之耗內貪外馴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
嗚呼可不戒哉

宋史卷三百四十八